

點評集

文：梁偉詩

吃得到的葡萄也是酸的  
——談國光劇團《金鎖記》的改編

台灣國光劇團臨港參與2010年的新視野藝術節，並帶來了由國寶級京劇女演員魏海敏主演的《金鎖記》，自然吸引了無數張迷和國光粉絲趕忙朝聖去。來自台灣的國光劇團一直是「京劇現代化」的代名詞，旨在以傳統京劇藝術的唱做唸打為表演基礎，新編出富有現代人情感思維的當代舞台表演。國光版《金鎖記》改編自張愛玲同名小說，是張愛玲小說第一次以京劇形式演出。自2006年公演以來，國光劇團和飾演女主角曹七巧的魏海敏獲獎無數。2010年在港搬演國光版的時候，《骷髏與金鎖——魏海敏的戲與人生》一書面世，圍繞着《歐蘭朵》和《金鎖記》兩齣劇編新戲，深入描繪魏海敏的戲夢人生，足見國光版的含金量。

國光版《金鎖記》由魏海敏主演為錢財嫁入豪門終至性格扭曲變態的女子曹七巧，大刀闊斧把「金錢」（「七巧貪財自毀一生」）解讀／講述為七巧悲劇的源頭，出現了幾處非常用力的改動。首先是「小劉」這個人物的出現。「小劉」即當年與姜家同日向七巧提親的雜貨店小夥計，在國光版的前中後段分別出現，時時刻刻提醒七巧和觀眾，「嫁入姜家」其實是七巧自己的選擇，即使她當初只是寧願嫁給一個「眼睛有點不方便」的富家子姜二爺（後來才發現姜二爺是個癆病癱子），也不願接受與之情投意合的小夥計「小劉」。原著中不曾出現「小劉」，只有小說末段有這樣一段：

「……（從前）喜歡她的有肉店裡的朝祿，她哥哥的結拜弟兄丁玉根張少泉，還有沈裁縫的兒子。喜歡她，也許只是喜歡跟她開開玩笑，然而如果她挑中了他們之中的一個，往後日子久了，生了孩子，男人多少對她有點真心。」

加插「小劉」這一筆改動用意非常明顯，除了強調「七巧的悲劇」源於自己貪慕虛榮和貪圖富貴的心理，從側面烘托出「七巧自戕」的份量與鮮明形象；這同時也把故事焦點完全調到七巧身上，削弱和淡化了《金鎖記》原著中對時代與客觀世界的深刻看法。單看國光版，觀眾便自然認爲七巧的人生是有選擇的。與此同時，「小劉」的多番出現，亦引導全劇調子傾向淺白——即如國光版《金鎖記》開首描繪了七巧嫁給「小劉」後，有兒有女的幸福生活；戲末「小劉」出現質問七巧如當日嫁給自己，一切何至於此。這同樣意味着「小劉」的形象，乃是指向「從此王子和公主快快樂樂生活在一起」的童話生活。

作為張愛玲的讀者，我倒以爲國光版《金鎖記》未許不是要維持世界光明的一面，才把張愛玲《金鎖記》簡單化地描繪爲「一個壞人的盲動，不幸摧毀了自己和其他（劇中）人的人生」，也輕易把國光版導向「金錢」這個「因」。然而，在張愛玲的寫作系統中，「光明」和「快樂」永遠只是一瞬，而非一個經過選擇後的長遠結果，甚至不曾同情過她筆下的人。由此觀之，國光版《金鎖記》實在比張愛玲祖師奶奶仁慈樂觀得太多太多了。

另一個更明顯的例子，就要數到分家後的七巧把小叔子季澤趕走的一場。《金鎖記》原著中季澤在漫長的說詞中，要具體談到請七巧「先賣二房田地套現，再買下三房賣不出去的房子」的細節，七巧才意識到季澤原來是來騙錢的，使得愛情的幻滅尤其難堪。而國光版《金鎖記》則是季澤拜訪七巧沒多久，七巧已發難並罵季澤「想必是來騙錢的」。這固然加快了演出節奏，也把「金錢」在七巧心中的份量加重了，往往把一切刻薄和擔心都歸結到怕失去財產這件事上。國光版也把七巧強逼女兒纏足，講成覺得有人要騙她家的人和錢，於是把女兒弄得足不出戶才安心，《金鎖記》原著則是七巧一時興致到了，戕害女兒，興致過了便放下不管。張愛玲這樣寫七巧的無端發難，也比國光版寫得更沒由來，更變態了。

對於七巧周邊的人物，原著與國光版《金鎖記》的勾勒，也各有側重點。原著中戲份近乎零的姜二爺，在國光版亦出現喝罵七巧、用每月月錢威脅七巧服從自己的場面，也導致後來七巧氣死丈夫的結果，七巧憤然成爲「殺夫元兇」！當然，這也是爲七巧添上「夫逼妻反」、憤而殺夫的一筆，讓她進一步成爲所有罪惡的行兇者。可是，張愛玲在《金鎖記》原著中卻強調了「悲劇的循環」，包括了七巧兒媳婦芝壽死後，扶正長白的小妾綉兒做少奶奶，不久綉兒卻自殺而死；還有七巧死後，言行愈來愈像七巧的女兒長安，也成爲七巧的翻版，搭上了肯爲她掏錢的男人。

換句話說，國光版《金鎖記》隱然有「七巧變態」，但七巧死後始終會雨過天晴的意思，因爲七巧的出現畢竟是一種偶然。在祖師奶奶眼中，世上總有一些人如七巧，不但「吃不到的葡萄是酸的」，連「吃得到的葡萄也是酸的」。因此，《金鎖記》原著中，張腔冷不防又譏諷一番，死了一個七巧，世上還有千萬萬個七巧——「三十年前的月亮早已沉了下去，三十年前的人也死了，然而三十年前的故事還沒完——完不了。」

在這一點上，我們甚至可以說寫於上世紀的《金鎖記》原著，較諸新世紀的國光版更深刻也更前衛。回顧國光版全劇的核心唱詞爲：「一顆真心盼不到，一點真情早已拋，一絲絲真意竟也如夢杳，一生一世誰與我真情換兩心交；紅顏始爲金銀誤，金銀紅顏終伴老」。國光版的主軸和側重點可見一斑。



活動推介

魔幻精靈音樂會

巨龍、火鳥、精靈、小矮人和美人魚，他們的音樂世界會是怎樣？來自英國的鬼馬音樂家麥萊（Alasdair Malloy），主持的合家歡音樂會生鬼有趣，這次他載譽重臨，第四度與香港小交響樂團合作，於《我的音樂日記：魔幻精靈音樂會》中化身巫師，聯同指揮廖國敏一起帶大家穿梭魔幻傳說中的音樂國度，探訪各種魔幻精靈，細聽他們的音樂世界。這次音樂會之曲目包括《哈利波特：霍格華茲的英雄》、《精靈鞋匠》、《小魚仙》、艾爾加《少年的魔杖》序曲、史達拉汶斯基《火鳥》、葛利格《山魔王的殿堂》，還有麥萊所編的《麥萊的魔法世界》等精彩音樂，再結合好玩互動環節和生動介紹，肯定令氣氛熱烈，情緒高漲。

時間：2011年1月14及15日 晚上7時30分  
2011年1月16日 下午3時  
地點：香港大會堂音樂廳  
票價：\$220, \$150, \$100（英語演出）  
查詢：28363336, info@hksinfonietta.org

羅浮宮雕塑  
愈摸愈美

斷臂的維納斯，幾世紀來都是美的化身，記者時常心癢癢，若在有生之年能到巴黎羅浮宮一睹美人真顏，此生無憾矣！這日走進香港藝術館，維納斯婀娜身姿竟然就在眼前，不僅可供觀賞，更可近距離觸摸，不是做夢吧？

原來，藝術館正在舉行「羅浮宮雕塑全接觸」藝術教育展，開幕一周已吸引眾多觀眾。展館中，來自羅浮宮博物館的18件著名雕塑及浮雕複製珍品向香港觀眾盡情展現人類身體的力與美，更讓大家能以全新的「觸摸」方式，感受藝術之美。觀眾大可以手代眼，零距離「接觸」展品的「身體髮膚」，到不了巴黎，也能與殿堂級藝術品來一次「親密接觸」。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賈選凝



■觀眾可戴上特製眼鏡，依賴觸摸感受藝術。資料圖片



■布置簡潔的場館反倒襯托出雕塑的美態。資料圖片



■《伊卡洛斯與代達羅斯》

栩栩如生的「動態」美

展覽所展出的一系列高仿真複製品皆名聞遐邇，代表歐洲古典美學對人體美感的追求。包括《米羅的維納斯》、《米開朗基羅《叛奴》》等名作在內的所有展品都藉助「動態」，展現人體姿態之美。「奮力」、「奔跑」、「舞蹈」、「飛翔」、「墜落」五大主題，給人的首要感受便是生動——雕塑藝術不再是高高在上的死板形態，而是被切分得栩栩如生，我們看到的不是莊重的西方美學文明，更有人類的情感、動作、體驗與時間紀錄。

純白色主調的展廳內，展覽以被譽爲「最優美雕像」的《米羅的維納斯》開場。頭部微微向右傾斜的維納斯，半裸上身露出殘缺手臂，左腿前屈，肩部傾斜與之呼應，全身形成連貫優美的律動，沐浴在柔潤光澤下，彰顯出女性曲線的婀娜。

其後，和煦鋪展的5種「動態」，分別呈現人體的屈伸張力。《叛奴》強調肌肉緊繃與肢體線條的「奮力」，展示肌肉與身體內在的力量。一對面向彼此的《伊波門納》與《阿特蘭特》上演了希臘神話以「奔跑」爲主題的愛情故事，凸顯速度的輕盈。更有《美慧三女神》、《伊卡洛斯與代達羅斯》等名雕塑展現優雅身段的「舞蹈」、身軀奔放平衡的「飛翔」，以及頓息靜止的「墜落」。

同場配搭的「觸動空間」則提供觀

眾另一個觀賞角度，展出6件香港藝術家創作的「觸感作品」，既對西方作品作出呼應，也反映出香港藝術家立足現實的敏感。生活中無處不在的動態美學在他們手下熠熠生輝——最簡樸的髮夾可以排列出蜿蜒的河流；廢棄木料可以圓滿一盞兒時幻想中的金魚燈；《美物》可以仿維納斯雕像傳達出食物、音樂、生活中時時流動的美妙。

藝術欣賞無障礙

羅浮宮博物館自1955年起設立觸感畫廊，以令觀眾利用觸感欣賞藝術，此次更特別從觸感畫廊挑選雕塑精品來到亞洲巡展，「羅浮宮雕塑全接觸」作爲巡迴展第七站，亦充分彰顯了以「觸覺」感受作品、將身體代入藝術感知的過程。更具社會關懷意義的是，藉助「觸摸」，視障人士也能感受到雕塑的形態質感。

香港藝術館現代藝術館館長連美嬌表示：「展覽爲每位觀眾送上特製眼鏡一副，大家戴上眼鏡，便可以體驗到視障人士如何只通過觸摸去感受這些藝術品，這是一次不同尋常的藝術之旅」。特製眼鏡實際上是用不透明紙片剪成鏡片形狀，再嵌入鏡框內——觀眾戴上它，便如同盲人，失去了用眼看認識世界的的能力，「觸摸」因而成爲分辨感知周遭一切事物的唯一途徑。

香港藝術館總館長鄧海超表示，用



■展覽會觀眾可親身接觸女神維納斯。資料圖片

眼睛來欣賞藝術品對尋常大眾而言是理所當然，但視覺障礙人士卻往往被摒諸於藝術欣賞的美妙世界之外。這次展覽正是希望倡導一種「文化無障礙」的概念，跳出以視覺欣賞藝術的傳統思維模式，將「觸感」躍升爲體味藝術的新方式，從而擴闊藝術欣賞受眾。

連美嬌認爲：「當我們看到斷臂維納斯雕像時，我們可以一目了然分辨出維納斯的皮膚、衣服等不同部分。但盲人的世界是不同的，視覺無法告訴他們肌膚和布料的質感區別，所以他們需要通過觸摸去感受雕塑家對肌膚和非肌膚部分的不同處理方法。我們所看到的柔軟布料，他們觸摸上去，仍舊是堅硬的。但我們可以通過告訴他們所觸摸的不同形狀、結構，增加他們的想像空間」。因而她相信，觸摸本身即是一種藝術行爲。

爲方便視障人士觀展，展廳內設有錄音導賞、點字展品說明、導行徑等輔助設施，令他們可以真正不受視覺障礙束縛，透過觸摸，欣賞雕塑所傳達的內在美感。連美嬌表示：「希望大家都能戴上眼鏡去體驗視障人士的世界，以他們的方式感受雕塑作品，我們希望大家通過這個展覽，互相理解對方的世界」。

在這裡，人們通過「觸摸」雕塑的硬朗表面，去貼近穿越數千年的作品內在肌理，以心靈取代眼，沉靜凝視藝術品的靈魂。當藝術之美可以被真

切觸摸，肌膚之間的對話足以穿透千言萬語與歷史罅隙，將生命力灌注於人與藝術品的共融。



■《叛奴》

羅浮宮雕塑全接觸

時間：即日起至2011年2月20日  
地點：香港藝術館

遊藝園

文：張錦滿

時裝歌劇《郵差》會是新經典

聯合國會議室中的座位，中國（China）與智利（Chile）緊挨着，兩國密切關係其中一項，莫如是智利最著名詩人聶魯達（Pablo Neruda）於1951年和1957年兩度訪華。這位信共產主義、愛美女佳釀醇酒的拉丁美洲詩人，其著作在中國多次出版，中國讀者相當熟悉。在1949年，他的昔日戰友Videla當選總統，即與右派合謀，聶魯達被逐流亡歐洲，與後來成爲第三任妻子的情人Matilda同居。Matilda寫過回憶錄，講她與聶魯達在歐洲的流亡生活，而智利作家Antonio Skárhmsta也以此和其他實錄來創作小說，並親自改編成電影《Ardiente Pasioncia》（1983）。後來，在印度出生、畢業於牛津大學、精通法國、西班牙和意大利文的Michael Redford，重拍這個浪漫故事，得到奧斯卡提名而成爲世界上受歡迎的意大利浪漫電影《Il Postino》（郵差）。電影故事是虛構的，講聶魯達流亡到意大利小島Isola Negra，與當地一位年輕郵差結成朋友。詩人教郵差寫詩，向島上一位美人展開追求，終於贏得美人歸。

革命詩人的浪漫故事，百年才有一兩個，當然會再而三使用，而最新應用在歌劇裡。洛杉磯歌劇團於今年九月首演了《Il Postino》這個新戲。該歌劇團原來由西班牙男高音多明哥（Plácido Domingo）擔任董事局主席。在意大利的Pavarotti

於2007年去世，西班牙的Jose Carreras不活躍的時候，多明哥便是當今最吃香的男高音。他在世界各地繁忙的演期之中，今年竟安排在洛杉磯演出兩個節目，先在慶祝LA歌劇團成立25周年的群星會演出，繼而演出該新歌劇。多明哥是西班牙人，而聶魯達又是說西班牙語的，多明哥扮演同聲同氣的聶魯達，創作西班牙語新歌劇來演出，可以理解。

這個歌劇勝在內容充實，而且富有意義。上半場故事發生在小島，聶魯達向郵差講解詩的性質和感染力，教他甚麼是文學的明喻與暗喻，鼓勵他寫詩，而郵差後來寫詩送給他心儀的女郎。下半場，智利政治形勢急變，自由民主人士抬頭，反擊法西斯力量，而聶魯達得到平反回國，大受群眾歡迎，在1969年被提名爲總統候選人，並且在1971年得到諾貝爾文學獎，而郵差亦贏得美人歸，大團圓結局。這個故事富有趣味，大時代、大詩人，包含文學教育、友情和愛情描寫，又有政治鬥爭，而最後追求民主自由的人民得勝。

該部西班牙語新歌劇由Daniel Catán作曲、填詞，他是墨西哥人，在英、美兩地大學讀哲學和音樂，回到墨西哥城市藝術宮掌管音樂部門，因而愛上了歌劇，在1994年創作出首部歌劇作品。繼後他取材諾貝爾文學獎得獎作品《愛在瘟疫蔓延時》

創作第二部歌劇，爲美國的歌劇團選演。在04年和07年他又完成另外兩部歌劇，聲名漸成。2010年，LA歌劇團慶祝成立25周年，便與維也納Theater an der Wien和巴黎Théâtre du Châtelet聯手委約他創作這個以聶魯達爲重心的歌劇。

多明高儘管是世界最佳男高音，但演到時裝戲，卻不可能是觀眾愛看的，他們看到年輕演員總會較舒服。在此歌劇中，演郵差的是出身自洛杉磯的新人Charles Castronovo，中規中矩，分擔了多明哥在台上演出的壓力，更重要的是在劇中注入生氣和新鮮感，增加可觀性。今次首演的兩位女主角，新晉的智利女高音Cristina Gallardo-Domás演聶魯達情婦，而墨西哥的Amanda Squitieri演郵差追求的女郎。儘管她們沒有名氣，但勝在外形夠美，在舞台上具吸引力，所以都屬於適當選角。

該劇音樂亦算不錯，有動聽旋律，而由於年青演員穿時裝演出，想來會在世界各地受歡迎，成爲長期演出的新劇目。

很幸運，我早到洛杉磯，多得朋友關照，讓我看到該歌劇的世界首演。洛杉磯歌劇在3,200座位的Dorothy Chandler Pavilion演出，以前奧斯卡頒獎典禮便在這個場地舉行。洛杉磯相當平民化，歌劇節目世界首演，也只有一、兩百人穿禮服出席，令我這個旅客也覺得自在。